

名家文化小丛书

英文词语翻译



李辉 主编
董乐山 著

大象出版社

名家文化小丛书

英文词语翻译

李

辉

主
编

董
乐
山

著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文词语翻译/董乐山著. —郑州:大象出版社, 2009. 10
(名家文化小丛书/李辉主编)
ISBN 978 - 7 - 5347 - 5700 - 6

I. 英… II. 董… III. 英语—词语—翻译—研究
IV. 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7323 号

责任编辑 成 艳

责任校对 李建平

装帧设计 无风夜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网 址 www.daxiang.cn

制 版 力源文化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40 千字

定 价 18.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12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话 (0371) 65957860 - 351

总 序

李 辉

二十多年来，文化热潮此起彼伏，历久不衰。热潮之中，相关话题以及论述方式，范围日渐宽泛，颇有朝着两极方向拼命拉开距离之势。或趋向宏大、笼统，以玄妙、空泛、繁复方式进行阐述；或趋向琐碎、细微，以新奇、通俗甚至低俗吸引眼球。各类文化图书，应运而生，成了出版界的宠儿，其中利弊优劣，很难界定，好在真正热爱文化、有文化情结的读者，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选择权，由此，文化也就有可能真的热闹起来了。

2009 年春天，大象出版社社长耿相新先生向我提议，是否可以策划一套小丛书，侧重于普及，以小、以精取胜，尽可能让读者在不太长的时间里，从文化名家的娓娓叙述

中，获取某一具体主题的知识。

很好的建议，我当即付诸落实，这就是“名家文化小丛书”的由来。

所谓“名家”，即各领域、各学科的成就卓著者。他们各有所专，各有所长，厚积薄发中时有精粹之作。启动之初，作者人选侧重于人文学科，以后将向其他学科延伸。

所谓“文化”，即广涉文化不同主题，尽量突出具体、明确和小角度切入的特点，使每种书的话题不至于空泛、玄妙。所选作者的叙述文字，也大多具有叙述明畅、生动、有趣的特点，以适应读者轻松阅读的需要。

所谓“小丛书”，即在每种书的话题“小”之外，字数以三万至五万字为宜，属于真正的“小书”。这一规模的图书，既便于阅读，也便于携带。舍此，恐怕也就失去“名家文化小丛书”所追求的普及目标。

小，却不应漫不经心；普及，也不应迎合浅薄。

辛弃疾有词云：一丘一壑也风流。于是，且借此套小丛书，一一呈现各位名家的文化风流。

写于 2009 年 6 月 8 日，北京，雷电大雨中。

目 录

《译余废墨》解题	1
文字狱与捉巫案	4
凯撒和剖腹生产	7
马可·波罗和面条	10
从罗斯福的“新政”说起	13
“何不食肉糜”在西方	15
衣衫认人	17
夏娃与女娲	23
一名之立，旬月踌躇	27
“总统英语”	30
文化断层与错位	34
超级市场与自选商场	42

上城与下城	45
直译与 CHINGLISH	48
“主义”何其多	51
数字商标	54
从希腊合唱队到歌舞女郎	57
“这才是真货!”	59
外国洋泾浜	61
米兰达警告	64
译名混乱何时休?	66
垮掉一代与痞子文学	69
红灯区的来历	72
私家侦探的别名	74
MAFIA 不是黑手党	76
汉堡包和汉堡牛排	80
学些中国近代史知识	82
新权威主义还是新威权主义?	84
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	88
应召女郎的演变	91
三明治发明人另一说	93
并不是什么新东西	95
新语录	97
教父、教母、神父、嬷嬷	104

OK 的用法示范	106
OK 与外来语	108
时报广场上的大马戏班演出	111
来自西部片的新隐喻	115
《时代》、《时报》和“时报广场”	117
民族, 种族, 族裔?	119
“盖世太保”与“克格勃”	125
“大西洋彼岸”与“大西洋电话”	129
二战旧“话”重提	132
历史的见证人	137
迷思弗晰	138
何谓“政治上正确”	144
外来语的两化	149
外来语汲取三阶段	151
陪读英语	153
为什么说是“非高加索人种”	155
惟陈言之务去	157
“修正主义”辨微	159
从“持不同政见者”谈起	
——译余漫笔	161
爆炸与泛滥	164
阿 Q 的革命	167

“主义”新解	169
以不变应万变的“民族”	171
活到老学到老	174
翻译续书热	177
“隔都”还是“隔土”?	179
积习难改译地名	182
人名的借喻	184
洋泾浜与拉丁化	188
“克里斯马”说	191
英特来客巧	194
日新月异的美语新词	196
冷战旧“话”重提	199
黄色、蓝色及其他	203
穆斯林不能叫“穆族”	207
从“白种人的负担”到“天定的命运”	210
《西滢闲话》续貂	214
重译《圣经》	220
西方人文主义与中国人文精神	222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224

《译余废墨》解题

xx兄：

读到你在副刊上连载的信，我感到十分惶恐。朋友之间通信，何必采取“公开信”的形式？而“什么家”的“桂冠”在外人看来不免有互相吹捧之嫌，熟人又会觉得其中不无讽刺意味。

但你征求意见时，我却不置一词，未表可否。那是因为你当初说的仿佛是“读后感”之类的东西，既是书评性质，我就没有权利阻拦你不写，或要你怎么写，因为任何修改的意见都会遭人以文过饰非或装扮自己之讥。

我出书（不论是译是编）一向不愿写前言或说明之类的东西，因为我相信读者自有识别的能力，无劳任何好为人

师者的帮忙。但是读到你信中所提嫂夫人关于“辛酸、凄凉”的评语，觉得还是需要说一两句，免得给人以牢骚满腹的印象。

当然像我这样遭过厄运的人，牢骚在所不免，否则又是假话。我不敢说我一生没有说过假话，但“母亲打我是为了爱我”这种假话是无论如何说不出口的（且不论这种比喻是何等不伦不类）。因此字里行间，像嫂夫人那样明眼人很容易识破。但应该说明的是，我写这些小文章，借题发挥有之，发牢骚却不是我的目的。

那么你一定会问，为什么“堂堂正正的文章”不写，而偏要这样“随手拾来”，借题发挥呢？这是因为三十多年来我被“堂堂正正的文章”倒了胃口，或者说吓怕了，一般是避之犹恐不及。但有时出于形势所迫，不得不想在其中一窥风向，以求自保，就必须在层层假话、大话、空话之中去寻找或领会真正的“内涵”，其苦可知，其情又何等可悯？因此我下定决心，自己既不愿读这种道貌岸然的正经文章，最好也尽可能不写这种文章，但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如今由于工作岗位关系，一年也不得不写上一两篇，好在都是发表在专业或内部刊物里，很少有人会读到。

正经文章写不来，但又有话要说，这就是我写这本小书的由来。当初《读书》主编沈昌文兄约我为他写个专栏，

内容有关“夹缝文化”。但是我是个翻译匠出身，“文化”修养不高，写着写着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在我是想借题发挥，隐隐约约地（因为心有余悸也）讲几句真话。无奈编辑同志想的却是要我谈谈翻译心得、新词新语之类，也就是你说的“堂堂正正的文章”。因此写了几篇，双方都不满意，后来这个专栏也只好无疾而终了。专栏原拟叫“译余残墨”，因为我的职业原来是翻译，这些短文的材料都是在翻译工作中多余的下脚料。后改“废墨”倒不是讲谦虚的假话，乃是先打个招呼，表明这里都是“废话连篇”，免得人家揪辫子。

其实对你来说，我上面这些“废墨”都是多余。因为你虽然读读停停，可是却深得其中三昧：自己也写起这种“随手拾来，借题发挥”的文章来了。尽管用的是“公开信”的形式，叫我好不惶恐，待悟了过来，才连呼上当不置。

乐 山

1988年2月5日

文字狱与捉巫案

有一阵，全国报刊上不少关于中国历代文字狱的文章。中国有文字狱，无独有偶，西方有宗教法庭和捉巫案差可比拟，只是好像还没有人写过这方面文章。要不然，除了“以古讽今”以外，有人又可以拿出一根“以洋讽中”的大棍子的。

文章未见有人做，戏却是有人演的，那就是北京青年艺术剧院今春从上海请了老戏剧家黄佐临来导演的《伽利略》。伽利略的天文学发现，证实了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但是在中世纪的宗教法庭的迫害下，不得不公开宣布放弃地球绕着太阳转的信念。这部戏是德国近代戏剧家布莱希特的作品，写的虽是中世纪的事，在当今仍有现实社会意义。名

导演黄佐临是中国唯一的布莱希特专家，他演出的本子是根据当年英国名演员却尔斯·劳顿（港译查理士·罗顿）演出时与剧作家本人合译的舞台本，这次演出效果极好，轰动了中国的话剧界。不过从反映，特别是一些剧评来看，我总觉得一般观众似乎还没有深刻理会这出戏的内涵哲理。

宗教法庭大约是在 1233 年开始设立的，为了迫害在宗教上独持己见的所谓异端分子，教皇下令，在他辖下的法、意、德等地设立宗教法庭，把那些离经叛道的教士或普通百姓投入监狱，或火刑烧死。到了 15 世纪的西班牙，原意是派人侦查改宗不诚的犹太人和摩尔人，后来却发展成为一种西班牙人无一幸免的思想警察。其组织之严密，判刑之残酷，加罪之莫须有，比起中世纪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在英美的一些穷乡僻壤，从 15 世纪到 17 世纪则闹捉巫案，可以随便说一个人施巫术而加以处死，这真是诬陷打击别人的一个好方法。

美国著名剧作家阿瑟·米勒就曾根据 1692 年美国萨勒姆地方的捉巫案，写过一个剧本叫《严峻的考验》。他在去年访问中国时，戏剧界人士请他推荐自己一个剧目在中国演出，他就提出这个剧本。这大概是他认为对中国这十多年来的情况有些现实意义吧。

别以为到了近代，科学昌明，就没有宗教法庭，或者不

闹捉巫案了。二十几年前的美国猖獗一时的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对于我们年过半百的一代人是记忆犹新的事。

我要说一说翻译。“捉巫”的原文是 witchhunt，意为对行巫者的搜捕，这是直译，用到麦卡锡主义上，就转为“政治迫害”的意译了，其实这两个译法都没有把它所包含的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罗织罪名、无限上纲、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等等的意思表达出来。翻译本有直译与意译之争，争论的原因往往是因为两者都不够理想，最好是能找出一个折中的或者兼容并蓄的表达方法。就像在音译之后加个意译的词如巧克力糖、摩托车一样，但是在“捉巫”这一词上，似乎还没有这个妙法。

凯撒和剖腹生产

今年春节有一则有趣的小消息：“新春佳节凌晨零点一刻，报社接到首都医院妇产科打来的电话：在举城欢庆的鞭炮声中，产科的医护人员迎来了一个新生命。这位幸福的女婴重达三千六百克，是剖腹生产的，手术十分成功。听着她呱呱的响亮啼哭，医护人员和产妇都十分高兴……”

剖腹生产在英语中叫 Caesarean operation，或 Caesarean section。相传古罗马的凯撒大将（全名为 Gaius Julius Caesar，中译为盖尤斯·尤利乌斯·凯撒，公元前 103 年至公元前 44 年）是剖腹生产的，因此后来剖腹生产就以他的名字来命名，据此，中文直译，似可译为“凯撒式的手术”。

但是根据古罗马的习惯，罗马公民的姓名一般有三个，

按其顺序是先名，后姓，最后是别名。“凯撒”是盖尤斯·尤利乌斯的别名。如果剖腹生产要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似乎应该取其名或姓才是，因此更合乎情理的情况恐怕是反过来，即他的别名由于剖腹生产而得，而不是剖腹生产因他的别名而命名。

查一下资料，情况果然是如此。原来 caesarean 的字源并不是 Caesar，而是拉丁文动词 caedere，即英语的 cut（切开）。caesarean 这个形容词是从 caedere 的过去分词 caesus 而来的。根据罗马史家普林尼（公元 23 年至 79 年）的说法，盖尤斯·尤利乌斯因其母剖开子宫生产（a caeso matris utero）而有了 Caesar（凯撒）的别名。

但是这一点又经不起进一步的考察。因为尤利乌斯家有凯撒这个别名的并不是以盖尤斯为第一个。在他之前，有史可查的至少还有两个叫凯撒的。其中一个卢基乌斯·尤利乌斯·凯撒（Lucius Julius Caesar）在公元前 90 年曾担任罗马的执政官，而那时那个后来成为最有名的凯撒的盖尤斯才只有十几岁。难道尤利乌斯家这些叫凯撒的也都是剖腹生产的？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剖腹生产在古代罗马并不以凯撒始，在他出生前好几百年，就一直在应用剖腹生产了。但是根据当时的医学水平，这一手术只能用在难产致死的产妇身上。而凯撒的母亲在生他之后还活了好几年，这就否定了